

旌功萃忠全傳原叙

予族世居吳山下與忠肅公同里

公為公埶壻得公居鄉立朝事甚核

居恒窮念公勲著天壤忠塞宇宙今勿

論海內學士大夫瞻斗物而仰河嶽即

田夫野叟粉黛笄縷三尺童豎語公事

業則願開談公完憤則色變百世之後

過公之里謂公之像有不但悲且泣歎

序一

歐慮動想見其公若予為公生乎事蹟

繁曩未備完書曰亦予者建建遺像里

友孫懷右君其先為公若交傳其事與

予所聞懸合因復錄其詳凡七歷寒暑

為旌功萃忠錄夫萃者聚也聚公之精

神德業種種叢格與夫內事及他人之

交涉於公者首尾統之而後公之事蹟

無弗究也蓋雅俗兼為庶田夫野叟粉



鬻筭補三尺童豎一覽了了悲泣感動
行且徧四方矣初孫君之方纂是錄也
患疽病亟公見夢焉戕冠盛服如所塑
者撫孫之背曰吾與若祖故人不來祐汝
孫疽遂愈豈公之精爽預知孫君之意
勤而假靈以顯其事耶四方垂夢一徵
之公若左券不偶然也孫君附公而名
著其子姪輩為諸生又藉公之靈而翻

序二

翻藝文孫君之獲報寧亦既公宗壽而
叙諸簡首為異忠者歟
萬曆辛



于少保萃忠全傳目錄

第一卷

第一傳

于少保幼年出繼

白世蕃威鎮起將

第二傳

張代英將捷建

沈方伯友親資家

第三傳

虎丘山良朋相

聖宮口妖惑警

第四傳

周仁里吳妻哈

孟東家時相奇

第五傳

于廷孟大兵奪

羅家寨宋廷奪

第六傳

巡廣東格陳強

楊江而動明奸

第七傳

于特鄉薦友赴

高麗法辭壽歸

第八傳

志御駕漢波漢源

皇車橋林克趙五

第三卷

第九傳

北漢唐張陞三品

誰真與金括萬尼

第十傳

于院由捐資示給

東民補賑濟承注

第十一傳

教孫宿救釜少揚

若冕叔親諫賢王

第十二傳

革忠全傳

目二

悅登游克真盛心

心養後吏心無私

第四卷

第十三傳

王振特種恭謙誠

采拾賢志者物情

第十四傳

權瑞蒙蔽勸觀狂

王師敗績終五水

第十五傳

正統崇慶北地

勇傑以報朝力

第十六傳

第五卷

孟春帝昶從登極

于陽善用計破兵

第十七傳

徐經首領南遷

于逆力爭北守

第十八傳

舊憲友赴京平福

西和尚驚死敵虜

第十九傳

也先叛和乞乞

亂整封賞勳給賞

第二十傳

華志全勝

明

于公相形畫地就

收誘說聖卷四

第六卷

第二十一傳

外國結連歸和好

朝廷究奏邊臣機

第二十二傳

李侍郎出使沙漠

亞少卿奉命進表

第二十三傳

遣使迎歸上皇

晏推永社邊蒙

第二十四傳

于公薦賢置州縣

徐程改端治張歙

第七卷

第二十五傳

神清示冰怪行藏

少傑存海嶼相度

第二十六傳

江州馬說訪智墓

晏春立子建東宮

第二十七傳

兩忠臣上策邊謹

出秋精返正現形

第二十八傳

萃忠全傳

目四

神卜李遵元帥匯

忠臣誓助御醫者

第八卷

第二十九傳

良醫診出病源

海手說院竹悲

第三十傳

英宗降南宮獲位

李士德此身登臺

第三十一傳

遂相意莊上奏疏

張升忠親馬供狀

第三十二傳

西市上履教忠臣

秋天門忠形觀新

第九卷

第三十三傳

天順帝評功悼枉

徐武功被勘作法

第三十四傳

有貞雲陽請成

石亨謀逆弒身

第三十五傳

童先開替得漏網

舊欽失亂反京城

第三十六傳

萃忠全傳

四五

王師駢集捨新堂

翁順無法養林泉

第十卷

第三十七傳

孝子初止陳功既

忠臣加善贈養壽

第三十八傳

張序生修神公像

姚瑩臺建忠節坊

第三十九傳

盧進士陳萌享表

傅巡撫止改謚疏

第四十傳

湖東林忠公遺集

清賢樓藏書

解忠全考

目錄



卷之十一

後學孫亮後石甫撰述

第一

于少保齋年出類

為古春風鑑起碑

少保公姓于名謙字廷益號箴庵浙江錢塘人也先世皆為顯
宦公之祖名文大官工部主事嘗念宋朝丞相文天祥死極忠
烈待奉其遺像甚虔公之父名彥昭字英復乃篤厚君子也累
德積行好善喜施年近四旬每以無子為憂忽一夜夢一神人

奉忠全傳

卷一

一

紅袍金幘立於彥昭前曰吾感汝祖父待奉之誠頃當為汝之
嗣汝宜勿泄彥昭辭謝不敢當神用手一指覺來忙對妻劉氏
說知劉氏曰我遠緣亦得此夢自後劉氏有孕臨產之際正值
大雨如注雷電交加偶然三司參謁巡按一時驟雨手下人從
不覺帶得蔽雨之物因而暫歇彥昭門首候雨位而行當時于
公產下少刻晴朗日麗中天此是洪武戊寅年四月二十七日
午時也三司見雨霽遂行于公生下旬月之間果然容貌魁偉
呱呱之聲洪朗異常杭族有彌月之慶鄰里親友俱來賀喜彥
昭乃抱公出來與眾親友觀看有鄰老見之嘆羨曰此子真若



勤也惜吾年老不能見其顯達為可嘆耳自後彦昭極其珍貴
撫養至四五歲時遂取名曰謙因堂中謝神不敢當之意故名
曰謙一日清明節角彦昭同弟彥明粒族人領公同往祖塋祭
掃因過鳳凰臺其叔携公之手同止臺觀看叔曰今朝同止鳳
凰臺公即應聲答曰他年獨出麒麟閣其叔并諸族人聞言悉
皆驚嘆曰此吾家之神童也後于公七歲又同叔父等祀祖曰
家路從終善街過見輝坊上寫着終善街三字其叔彥明對公
曰終善街三字此三字各着甲子亥子下一字以各着街道地
名吾一路思量不能有對汝若對得好時我做一件小圓領裏

萃忠全傳

卷一

二

你于公笑而答曰此對何難終善街可對子午谷其叔曰此真
切對但子午谷偶忘出處公即答曰三國志內蜀將魏延對諸
葛亮道延願得精兵五千由陳倉道而東當于午谷而西不消
十日可到長安通鑑上亦有之叔與衆聞說大驚謂兄曰此子
必昌吾家宜善育之彥昭與弟并族人領公回家明日彥明果
製一小紅圓領與公乃曰他日服此以耀吾門公答曰敢不佩
服惜乎彥明早亡不及見公之功業亦可慨也父彥昭一日因
公立在門首閑玩少刻見一老者挑担新白蒸來賣彥昭見之
喚此老問價因價還得少那賣蒸者者口中即嘖叨曰你如何

買得成新白蒸彥。那見說面也通紅。未及四書。每欲公從父。下立將出來說。我偏要叫你這老烏龜。賣蒸老者。見公是蒲孩。子便能罵又成對。心中驚異。乃大聲罵曰。小猴孫開口傷人。公又應曰。老畜生閉嘴。你傍又見蒼通笑起來。皆稱奇異。竟蒸老者見公有此口才。心中驚服。彥昭送公上學。公在學讀書。一日先生出外訪友。不在館中。同窓學生與公跳躍。共作旋膠。戲。忽然先生走到。一時迴避不及。先生看見。俱要責罰。于公忙上前稟曰。先生不必加責。學生業功課皆完。一時乘閒戲耍。如今任憑先生讀書寫字對課。若有一毫差錯之時。任從先生

筆忠金傳

卷一

三

罰。先生見說有理。即曰。善。方聽見汝旋膠。跳。甚是頑劣。吾即將此為題。汝若對得好時。方免責罰。如其不然。必當重責。公曰。請先生出題。先生曰。手攀屋柱。團團轉。公即對曰。腳踏樓梯。步步高。先生又出一對曰。三跳跳落地。公又答曰。一飛飛上天。先生見對大喜。免責。欲責諸生。公覆稟曰。學生蒙師寬恕。亦乞一視同仁。先生見說。擊几嘆曰。此子長大。非比品也。翌日。其父彥昭來拜先生。先生極口稱公。因與父談久。公巖然端坐。讀書。先生見之。曰。子坐父立。禮乎。公聞言。即出位而對曰。嫂溺叔援。權也。先生驚喜。謂其父曰。令郎真英才也。公父答曰。不敢。皆仗

師訓誨之功言畢作別而回。延過數月，先生解歸。于公忽然病
目，其母與公分開頂心，挽一了髻，取其清日之意。公乃開步，于
前街一移人叢聚開懷。公即往，衆又中換身進去。看見一僧與
人相面，衆皆稱曰：「呆神相也。」于公聞言，乃慢慢捱到此僧面前。
此僧一見公容貌，乃大喜，異遂用手捫其了髻而戲之曰：「蛇頭
且喜生龍角。」公即昂而答曰：「狗口馬能出象牙。」衆又見回此言，
盡皆大笑。忽然天暗，漸下雨。衆又一齊走散。公亦急上回家，
不意眼痛路滑，蹉跌在地。衆又見了一齊開笑起來。公雖跌倒
在地，顏色不變。因覓衆來笑地，即墜地終詩一首以誌之云：

華池全傳

卷一

雨落忽綢膠

笑衝滑似油

顛踉跌在地

笑殺一羣生

衆人見于公口中念出詩來，各各驚異稱羨。公亦回家。明日晨
起梳頭，謂其母曰：「今日眼目甚痛，乞母親再挽一髻，道散頂心
之火氣。」母遂依公，乃挽三髻於上。早飯罷不多時，公又見一叢
入圍遠。昨日那僧仍在此處相面。公即往人叢中換身進去。有
人認得于公，皆讓他進圍。公遂坐在此僧當面。那僧一見喜動
顏色，即捫其首而戲之曰：「三了如鼓架。」公即答曰：「一禿似棉鞋。」
衆人見說，一齊大笑。那僧見笑，即對衆曰：「諸君莫笑此子骨節。」

非氏又莫能及。他日乃教時宰相也。言未畢。只見傍邊立着一人。綸巾羽服。丰姿飄逸。氣宇軒昂。乃大聲言曰。和尚汝之相術甚低。惜未盡其真理。那僧見其人之容貌語言。即忙施禮。衆人見僧不相面。與那人會禮。皆散去。公亦回家。此僧就收拾相面行裝。即請那道者同行。行不百十餘步。早見一處雅緻酒肆。僧人堅請道者進內而坐。不知講者何人。觀後傳可說。

張代巡特提進津

范方稱交際資家

當日僧人同道者共至肆中坐下。僧人乃叩問道者曰：敢問仙翁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道者答曰：吾乃四明人氏，姓袁名忠徹。柳庄吾之父也。僧人見說，大驚，忙拜於地曰：原來是太常翁。關名久矣。今幸一見，足慰生平之願。吾聞老師在朝為何至此？袁忠徹笑而答曰：汝不知吾父子之事。吾前蒙皇上聖恩，陞授為太常卿之職，不願在朝為官，甘乞遨遊江湖，以闡明吾父子之術。復蒙聖恩，着吾馳驛還鄉，隨處遊說。今吾發教大殺，欲說

卷一

六

西湖之景，留連月餘，因到城中，偶與遇汝，亦是有緣。就問此僧法名，出家何處？僧人答曰：小僧法名蘭如，號字古春，俗居富陽出家。徑山寺自幼慕老師喬梓淋衣之術，權以度日。何幸相逢，真天假其緣也。當日肆中釋袁公為師，坐飲之間，古春細觀袁公，果然丰姿瀟灑，談論風生。二人坐飲多時，古春問曰：適間所見孩童，果有貴相，未審弟子有何失鑑之處？乞吾師指示。忠徹笑曰：汝相不差，此兒真濟世宰輔之器，但惜乎不得善終。古春忙叩曰：吾師此相見於何處？袁公曰：此子兩目烟上，後忽有時朝上，名曰望刀眼。日後為國家必然犯刑，亦其數也。

謂嘆曰。忠臣烈士。不得令終。又曰。此子之晚。確肖宋朝文丞。相之儀容。吾春見說。以曾肯之者。數次。復叩問袁公。相中秘要。通曉表公。到寓。再四懇求。袁公見其真誠。遂將心法。一一傳與。七春。古春。樓表。相術甚高。名聞海內。至今有袁柳庄父子相書。謂古春。訣行世。手公自從相面之後。心覺欣悅。眼目亦好。明春仍就學讀書。瞬息之間。不覺又過一年。乃是永樂七年正月。初一元旦。家賀年。其父乃發公往親友家拜節。公乃察其叔。所贈紅圓領。乘一匹俊馬。着一僕隨行。公正騎馬往新宮橋小。路衝出。不期巡按從新宮橋夾街而來。公一時迴避不及。代巡

見是箇孩子。喚手下人。殺勿令驚嚇。又見公容貌端莊。舉止自若。並無畏懼之態。即問曰。此子何敢衝吾節。導于公即答曰。良無欲上進而難收。正望前程耳。代巡見其出語不凡。心甚奇異。乃問曰。觀汝此言。亦是讀書之子。公答曰。頗讀書。幾行巡按曰。汝既讀書。吾出一對與汝。若對得好時。重賞。如其不能。加罰。于公即請出題。巡按因見公穿着紅色衣服。遂曰。紅衣兒騎馬過橋。公即應聲答曰。赤帝子斬蛇當道。巡按乃大驚異。即問從後是誰家之子。左右有識者。稟曰。此是太平里于主事之孫。于彥昭之子。巡按奇賞者久之。即令人到縣。取銀拾兩。作為讀書之

資仍延授學考試。至歲考時，遂補弟子員。入泮時，當永樂七年。公年方十歲也。于公蒙按院送考進學，自後只在山中讀書。二月間清明節至，公欲回家祭祖，取路投昭慶寺來，聞得三司在寺內飲酒，公乃徐步進寺觀看。有書吏人等認得于公的，皆沸言說：「前月巡按送擬學考選進學的小秀才在此觀看。」三司聞得此言，乃問衆吏役：「吏役人皆稟說是。」三司曰：「快請來見。」衆吏役等一齊來請于公，公昂然過來，相見三司。三司見公俱出位，即叫長揖，不必行禮。于公禮畢，三司見公儀表舉止，盡皆敦重。三司問曰：「小生員就是張狀，送學考取的麼？」公曰：「然。其時

有范方伯就道，向聞生員才思敏捷，予有一聯口對，敢煩一對。何如？」于公即請示題。范方伯乃指佛坐言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公即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三司聞對，皆大驚喜。責上者教榮，即令吏役携酒一席，併折席銀三兩，送公回家。公乃辭謝出寺。寺門外有許多軍兵，一見公得賞酒席禮儀，一齊圍住，問曰：「小先生作何文何對？」有此厚席禮物，于公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吾即對曰：一介小軍偷狗偷鷄偷菓菜，衆人聞言，知其戲侮，皆大笑，不敢復問。公又送公回家。明日即將席儀買辦物品，祭奠祖宗，祭畢，公竟刺

歸中讀書。又不覺八個月矣。時當歲畢。公乃收拾書籍。四身
毋省拜畢。僅起頭來。看見父面有愠色。公即跪下。復問其故。其
母劉氏以歲迫家窘之事言之。公即起慰曰。父母且請寬心。兒
自有措置。乃別父母。一逕行到布政司來。正值范公坐堂。公即
趨見范布政。布政一見公。謂心中甚喜。忙問曰。生員為何事到
此。公即稟曰。生員向蒙老大人珍意。數月在遠處攻書。未及叩
謝。近因歲逼回家省親。生員見父母有憂色。知為家寒歲迫。百
物無措。不瞞老大人說。雖薪水亦不能給。生員心下惶惶。敢奉
叩謁大人。聞老大人今年黃曆頗多。敢求投泥贊賞。聊充薪水。

華忠益傳

卷五

九

供膳二親。乞老大人憐而賜之。公聞言。即奉書。取綿紙黃
曆數寸。塊送公。公正欲辭謝而出。范公又曰。春間昭慶寺中所
對。足見賢契奇才。今日尋見。特因思一聯請教。公即請示題。范
公即將黃曆為題曰。二月春分。八月秋分。晝夜長不短。于公
即對曰。三年一閏。五等再閏。陰陽無錯。無差。范公見對。極加稱
賞。即命庫吏取銀十二兩。送公為薪水之費。公乃辭謝而出。歸
家奉養二親。明歲仍往湖州讀書。荏苒間。不覺又過三載矣。一
日。新授學到任。人傳言宗師頗立崖岸。甚是嚴肅。于公聞知。急
意趕回。適值授學落學。公忙整衣巾進內。參見禮畢。見諸友排

立兩傍默無一語。若有所思。于公心中默付曰。人言宗師頗作
巖峻。今日觀之。信不誣也。提學者見于公大聲言曰。此生員何
獨來遲。于公上前稟曰。生員處館湖州。故此來遲。乞宗師情諒。
提學曰。此事吾已不較。遠絕吾進學宮。見泮池中一小蛇浮游
水面。彎曲之形。有類帶草之字。因出一聯與諸生對。出之已久。
尚未有人對。汝能對得。即為優等。于公曰。請宗師示題。提學曰。
吾所出者。蛇游水面。斜灣一似草之形。公不待思索。即對曰。鴈
步沙堤。倒寫兩行真个字。提學與衆友聞對。盡皆欽服。提學即
令生員皆要背誦。太祖卧碑。著幾個生員背誦。又復掣籤誦書。

萃忠全傳

卷一

七

頭一籤。掣着孔宗道。誦中庸義命之謂性三節。第二籤。剛掣于
公公。見掣着。即上前稟曰。蒙宗師命諸生誦書。不過窻下記熟。
套幾章。庶應故事。遠絕蒙宗師已命諸生們背誦太祖卧碑。而
我朝太祖之聖訓大誥諸篇。正當令諸生們捧誦誦習。他日出
仕。勤遵循聖典。望宗師少假片時。特生員宣講了聖誥。以新諸
生耳目。稟畢。公即將前太祖大誥首篇。朗朗背誦。大闡洪猷。引
諸一切聖典。聲若洪鐘。談如懸河。壺壺不倦。聽者聳然。提學初聞
誦大誥間。亦起身立聽。不意于公闡發與音。誦論不息。提學自
見身體覺倦。乃命止之。公曰。此聖誥不可中輟。言罷。又誦精神。

陪增言言不竭。提學見之。詞色甚溫。謂公曰。子青年若是。英才也。宜自慎重。遂給紙十刀。筆數帖。與公深加愛敬。諸友亦皆欽羨。而退。挨過年餘。時永樂十二年。聖壽節。國初習儀拜牌。不限定禮。生贊禮。亦不拘增廣。廩膳。但學中選聲音洪亮者。唱禮。時學中遂推于公。孫祐二人贊禮。正拜舞之際。忽然一憲官失聲。傾跌在半邊。于公一見。即大聲喝某官失儀。斯言一出。衆官相顧驚駭。此官回歸。不出理事。恐撫按有說。當日提學亦在。見公喝出。心甚不安。即令人喚公到校。曰。汝才思雖宏。自宜慎緘。為何把一憲官。迅口胡言。憑自己意。喝將出來。於學校體面。何如。

萃忠全傳

卷一

五

于公見說。即忙答曰。生員一見。動觸於中。自古云。天顏萬里。敢如咫尺。為臣子事。若朝拜。心戰兢兢。如臨如履。若其不敬。徒有設拜之儀矣。今承宗師教誡。敢不惟命是從。生員不與為証。便了。提學素奇公才。又見公皆是滿腔事君忠義之言。遂以好言慰之。而出于公。此後。自知豪氣太過。恐久暗膺。遂辭告父母。往姑蘇游學。帶一僕于康。來到蘇州虎丘山。盤桓數日。行過虎丘。數十里之程。忽見小橋曲徑。樹木幽靜之處。聞得朗朗讀書之聲。公遂與僕尋徑而進。果然好座山莊。清幽書館。于公者畢。乃曰。此處幽雅。正是讀書之所。咳嗽數聲。則見衡門開。响一小

童從內出來問道相公何來于公曰提杭州而來小童忙道我
家相公今早對唐相公說昨夢甚佳今日必有遠客到臨如今
果然于公乃謂小童曰煩汝通報一聲小童領諾進不多時少
刻走出兩人唐中素服儒雅超群不知何人觀下傳可知也



第三傳

虎丘山良朋偶會

星宿開妖魅驚逃

于公見內邊笑出二人甚是儒雅。忙整衣冠相見。二人接進館中。各施禮畢。三人分賓而坐。于公曰：小弟因遊虎丘。不意往貴館經過。聞得書聲清朗。必有良友讀書。遂爾輕造。多罪多罪。二人答曰：蒙兄遠臨。垂顧實乃三生有幸。于公即問曰：二兄尊姓大名。右首者答曰：小弟姓徐。名瑛。字元玉。這位是吾表兄。姓段名氏。字濟世。因承外祖之姓。姓唐。故鄉人稱為唐濟世。皆此處人氏。于公聞徐遊之言。即問徐曰：小弟嘗聞姑蘇稱徐奇童者。

華惠金傳

一

三

必是兄也。徐瑛曰：不敢。唐段氏即答曰：此正是表弟。唐徐二人問曰：敢問尊兄高姓大名。何處人也。公答曰：小弟姓于。名謙。杭州人氏。唐徐聞言。忙起問曰：莫非遇代巡對赤帝子斬蛇當道之子神童乎。公曰：不敢。唐徐稱曰：聞名久矣。何幸有緣得見。遂顧實乃三生有幸。二人復問曰：尋兄遠臨。必有何事。于公即將前事說知。二人曰：足見兄忠。心誠。發。豪氣。過人。若如此。兄居館月餘。何如。于公曰：貴館清幽。二兄高品。正是讀書有益。今得請教。何幸如之。遂喚于康。行裝。內取銀伍兩。送與徐。唐曰：微物。權為薪水之費。二人再三固辭不受。于公曰：若不肯受。是見却。

弟也。二人方始受之。哥公遂與徐段二友。或論經書。或商確古典。或作文章。皆有高出人意表之才。彼此深為有益。在館三月。將近年終。于公欲回家來。二人固留不住。只得饒別于公曰。在此相擾多時。何以克當。又與于康取銀貳兩。送與徐段二人。立誓不受。曰。蒙兄雅教。感意多矣。安敢受此。如兄不棄。明春專候兄來教益。足仰盛情。遂相送數程。各各相別而歸。徐段二公送于公回。至中途。忽見一道流。丰神秀麗。骨格清奇。飄飄然若當地之神仙。道流對二人曰。二公送一友去。又有一友來。陪伴也。二人聞言。顧羽流曰。孰長何來。有荷見教。羽流曰。二公

萃忠全傳

卷一

雷

肯留小道時。當造府稟知。二人允諾。即與同行。羽流心悅。即同到館。施禮畢。徐唐二人問曰。仙長何處人也。高姓尊號。羽流吞曰。小道終南山人也。姓烏。名元運。號玄虛子。徐段二公見烏道丰姿磊落。談論多世。遂留而歸。教之不題。且談于公自回家中。過了新正時。永樂十四年也。意欲復往姑蘇。時有朋友高得賜王大用。王尚質。李潛。劉士亨等。來拉公於慧安寺看書。遂不復遊蘇州。當日眾友初集。各出分金。沽酒于西湖舟中。酒至中巡。眾友齊上湖堤。少步片時。公至歐林之間。因見人剪伐桑枝。于公有感於懷。遂吟詩一首曰。

一年兩度伐枝柯

萬木叢中苦最多

為國為民皆是汝

却教桃李聽笙歌

公吟詩畢。復同衆入席飲酒。是日暢飲大醉而歸。來到寺中門首。有一太保神塑像於門首。公乘醉中見之。乃大罵曰。如何見我來不跪接。可惡可惡。明日罰你到嶺南充軍。于公一頭說。一邊走進書房中。去安歇。不題。且說這太保神頗有靈異。因于公醉中要罰之言。其夜本寺住持西池和尚。正睡中。夢見太保來見曰。今晚宰相要罰我嶺南為軍。恐不能在此久居。但未有發牒耳。若有牒文。即當去也。唯吾師面求。或者可免。西和尚就問

華忠全傳

卷一

五

宰相是誰。太保用手指著于公書房。西池覺來。乃是一夢。曰。奇哉。此夢我想起來。此必于相公也。觀此一夢。于公日後必然大貴。待他起來問之。便知。遂到于公書房門首。問曰。于相公起來否。可使人送茶來。于公在內應曰。茶到甚好。西和尚即令人送茶湯進房。待于公梳洗畢。西池過房相見曰。夜來相公好醉。公曰。昨晚誠醉。不曾有甚觸犯於人否。西池曰。夜間相公醉中曾發落鄱寺監門。太保嶺南擺站。小僧夜間得此一夢。望乞相公恕饒。于公見說。大笑曰。果有此事。吾常見彼立在當門。故此酒後戲言。不料形于夢寐。遂乃同出寺前。指太保曰。吾之戲言不

是為寤。是夜西池又夢太保來謝道。蒙吾師講過。宰相已就我矣。奈我常直立門首。宰相屢憎吾之不恭。今後吾師可塑一隻脚。屢賺者如迎接之狀。庶可免也。西池見夢甚奇。其事翌日即令人另塑一尊。膝之像守之。至今神像猶存本寺。自後西和尚日加恭敬于公。凡百事皆措置以待公。不時之需。公亦深感其惠。謂之曰。若果身榮。決不有負。一日公會文於吳山之三茅觀中。衆友因談起。聞得寶極觀星宿閣。屢言有鬼。人不敢獨自歇宿。我等素知于廷益最有膽量。若能獨宿一夜。我衆友當出一兩銀子。設席湖中。何如。于公見說欣然。允從。當晚衆友一齊送

公到觀中。獨坐歇宿。反鎖了閣門。衆友各自回去。惟于公獨宿閣上。坐之良久。不見動靜。將及四鼓。公正欲睡。忽聽遠遠一簇人從空中而來。將入閣中。于公聽見。失喝一聲曰。是何妖怪。敢來至此。鬼怪聞喝。一時驚散。只聽得空中有言。宰相在此。顯些被他識破。少刻寂然無聞。公乃推窓看時。星月明朗。見窗口失落一物。公拾而視之。乃一銀盃也。遂袖而藏之。以為執照。心中思忖曰。未審是何妖怪。乃能移人之物如此。遂安然睡去。少刻天明。衆友一齊在閣下喊叫曰。于廷益于廷益。公聽得。詳為不應。諸友彼此埋怨曰。甚麼要緊賺他在此。倘或被鬼迷死。不是

要處有林前庄曰子延蓋平素有胆量快然不妨料他故意不應裏人開了開門一齊擁上只見于公大笑曰快辦東道落湖還有好處衆人見公大喜問曰延蓋昨夜有何聞見公即將昨夜所見之怪說了一遍即於袖中取出銀盃對衆曰此乃天賜之物衆友忙問此物何由得之公曰昨夜鬼怪被吾喝散失落因而拾得衆人見說齊曰此怪甚異乃能善移人之物真亦奇也衆乃一齊拉公下閣同出觀門主彬曰吾等先到衆安橋下楊飯店酌些早飯然後買物置酒湖中衆人一齊皆到楊家坐下只聞得人言昨夜何顏色家因女兒患病酌獻五聖忽然盞

華忠全傳

子上不見一箇銀盃其甚怪異衆人聞言乃曰此必是何家之物也吾等飯畢即到何家付還此物然後落湖衆人飯罷一逕投何顏色門首訪問鄰居皆言果有此事早有入報知何家只見何老出來相見請問到住先生何來于公應曰聞知念愛有貴恙學生有一方特來醫治何老對曰小女果有賤恙未審有何妙方可能痊愈且請進內于公等一齊進內坐下于公曰昨夜府上曾失甚物否何老答曰老拙因小女有恙將及兩月諸藥無効昨晚請祝獻師酌獻五聖尊神正獻酒之際忽然盞上燈滅不見一箇銀盃想是老拙不虔之故以致神怒所以有此

于公聞說微笑。即於袖中取出銀盃。遞與何老曰。此盃是宅上之物。甚何老一見。連聲曰。正是。正是。先生既何得之。衆人以昨夜之事談了一遍。何老大喜。連款留衆人待了午飯。又邀進後廳。坐下。少刻。太開筵席。厚待諸人。于公曰。今日深擾。無以為報。吾知令愛必為鬼怪所迷。吾有一方。可能醫治。何老曰。先生有何妙方。乞即示教。小女痊安。自當重謝。于公曰。可寫賤名。貼於令愛房門之上。自然安妥。有効也。何老見說。即取紅紙一張。遞與于公。于公即題筆在手。大書于諫在此四字。遞與何老曰。可將此貼於房門之上。自然痊愈也。何老再三致謝。又敬數盃。衆

人辭謝而出。何老即將于公所寫之字。貼於此女房門之上。其女果然安妥。並無顛狂之態。其母早間來問女之身體。友來何如。女荅曰。見夜間見兩人到房門邊。欲進欲不進。只見那右邊一人說道。即是昨夜神官被他識破我們之事。今日在此鎮守。我們從此去也。說了數句。倏然不見。其母聞言。心中甚悅。自後此女漸漸身安。一家安樂。深感于公之德。其母見于公有此神異。忙出堂前。對何老議事。不知所議何事。

第四傳

同仁里夫妻合卷

山東旅將相奇逢

何家老嫗因見于公留名鎮壓邪怪救好其女心中暗想此人
有此奇異必定非常即到堂前對何老曰前日所見于秀才之
容貌決非凡品且又蒙他救女見之命足見他英氣所感邪怪
亦且畏他日後必然顯達奈吾女已許王家難以再議我思得
董家外孫女端莊有福何不說與他為妻况我女婿董鏞又是
進士出身家資頗厚止生此女若法說親無不諧矣何老聞之
心中甚喜曰我前者設席待他已有心問他曾有親否彼言尚

萃忠全傳

卷一

其

未或者是姻緣也未可知若果應成不枉了我夫妻識人明日
正是吉辰吾就去議何老果然明日早晨到于公家來適值于
公衆友請去完前日湖中之席不在家中其父彥昭忙出迎進
禮畢何老深謝曰前者多蒙令郎驅散妖邪小女身康感情不
淺今日老拙一來叩謝二來特送一佳偶與郎君未知肯容納
否彥昭答曰只恐家寒難以仰攀何老曰兩姓皆是名門不必
太謙此女非別人就是老拙外孫女故敢斗胆作伐但小婿董
鏞為劫當道被黜為山東教官奈無子嗣惟有此女老拙見令
郎人才英偉異日必然大發且小婿亦素仰重令郎莫嫌卑陋

勿却李倚彥昭曰。只恐家寒一時之聘。難以相求。何老曰。不必
過謙。但求一釵為聘。小婿些少家資。自行嫁贈。萬勿見却。公父
見何老來意甚誠。即時允諾。何老辭歸。與姬說知。心中甚喜。子
公父親。擇日行聘。擇日成親。果然董氏夫人嫁到子門。孝敬公
姑。親主中饋。宗族稱其賢。鄉里羨其德。子公岳父董鏞。因到山
東作教。將及半年。朝廷命下。陞為永豐縣知縣。未及到任。不期
患病身故。董公雖有一子。尚在襁褓。無人搬喪回葬。何老與諸
親皆來。挽于公一行。于公乃帶二僕。于康于淳。拜辭父母諸親。
多帶盤費。往北而行。經過蘇州。遂到徐理舊館。相探致謝。徐段

薛忠全傳

卷一

薛

二友。徐段見公臨。甚喜曰。往年多蒙指教。不覺又間闊兩年矣。
今日何幸到來。甚慰鄙懷。于公把玩別後。諸友相留。畢姻後。因
岳父病故。特往山東搬喪。使道經過。特來拜訪之意。一一詳叙。
徐段二人曰。不知兄畢姻。又喪了令岳。種種缺禮。負乘良多。欲
留公數日。公力辭要行。徐段不敢強留。俱送贍賻之儀。而別。徐
段二人送公一程。回到館中。此時烏全真亦回到坐下。徐段二
人問曰。仙長連日何往。烏元運曰。小道連日在嘉興遊戲。就問
曰。今日二兄出外何幹。徐段曰。就是日常所言于廷益兄。為搬
岳丈之喪。在此經過。特會一面。以叙間闊。因令別去。特送一程。

元通見說連頓足曰吾正欲見化。某長無緣難會罷了。罷了吾之叔必勞二公矣。明日晚間烏道對二人曰今夜吾要與二兄同榻而卧。某當居中。又囑曰夜間若有大雷兩震動。二兄諒不畏懼。切不可起身。事亦無害。二人見說只得依允。三人共榻徐臥。二人心下疑惑。不知為何。時值三更。忽然雷雨大作。閃電交加。霹靂之聲。若將打下。而又止者數次。忽聽得空中道快下手快下手。又聽得人道下手不得。恐驚動內外貴人。反取罪戾。涕洟囊裏多時。又聽得說罷了罷了。又被他閃過一難矣。少刻風清雨息。將至天明。烏道起來相謝徐臥二人。二人問曰。

萃忠余傳

卷一

五

夜間這景態不知為何。烏道真曰昨夜之事此乃天真雷火之劫也。某因忝識元機。頗能壯氣動元。修真養性。除陰濟陽。但未能昇舉為恨。今幸延過三甲子。某就如壯年。亦何請造到全真之境。但過一甲必有天降雷火。震奪交加。打竊天地元炁之人。此時必須明心見性。願冀甲子年月日時。使真火寂靜。則天火難加矣。昨夜即是某又逢一甲之日。休二兄貴人。正是少年元氣足備。不為驚駭所動。因此暫借庇過此劫。即於袖中取出卷秘書度於二人曰。某在此相擾年餘。無以為報。此書非但能警雲降雨。亦可以解難脫厄。聊為共處相酬之意。先願徐程曰。

公大貴必有大難。是術可解。唐兄真誠無慮。初再三叮囑。此書法不可輕泄。輕泄者必受天譴。獲謂程曰。他年金齒相逢也。言畢。鳥道即拂衣而去。飄然長往。不知所之。徐唐二人自得了秘書。在館中演習。得其元妙。唐段民即於是年得中鄉科。明年登第。徐程直至宣德丙午年中鄉試。次年亦中會魁。不談二公登第後事。且談于公自別徐段二人。離了蘇州。來到山東青州地面。忽聞得人以亂傳道。近有妖婦唐賽兒作亂。佔奪了青州并萊陽等縣。過往客商不得前進。恐防有害。于公聞言不敢前進。即喚于康尋一寬大客店安身。一夜。朔早梳洗飯罷時。正欲出

門探聽唐賽兒事情。只見門外走進兩位太漢。于公見二人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先行者方面巨耳。鬚長至腹。後隨者虎頭環眼。狼背熊腰。體貌甚醜。于公見了。即與施禮。就拉同坐。問曰。足下何求。高姓大名。尊表。其鬚長者答曰。某渭南人也。姓石名亨。字大通。此乃吾之姪也。名彪。字伯虎。世家軍籍。因伯父石岩在此石棚寨為把總。與姪同來探望。欲圖進身立業。到此店中吃些酒飯。然後再去。不期有緣相會。兄長。于公遂與酒家排酒。三人同桌而坐。石亨亦問曰。兄長尊姓大名。何處人氏。到此貴幹。于公答曰。小弟姓于名謙。字廷益。杭州人也。因岳父在此作役。

官不期為故。將來擬表禍植。唐賽兒作亂。不能前進。正欲思一
計以除一方之害。幸遇二兄進店。莫非天與相會乎。三又坐間
談論此文章武器之事。忽見一僧進店而來。坐在下首桌上。口
中急宴酒家。快將酒飯來吃。口內說著一邊。又看着于石三人。
乃大聲曰。好竒哉。好竒哉。為何店中有此三位將相。在此相叙。
于石聞言。一齊問曰。老師莫能風鑑乎。僧答曰。然也。于石即
邀老僧同席而坐。于公認得老僧。這老僧亦認得于公。各各拍
掌大笑。于公曰。老師曾認得學生。幼年在杭州布政司前。感言
相識否。老僧曰。是也。記相公總角時相戲。所許日後乃台輔之

萃忠全傳

卷一

七

器斯言。可記得否。于公曰。不敢。恐老師過獎之言。因顧二石曰。
此老師相法果神。非他人所及。小弟幼年相會老師。不覺又過
十年矣。老師真得禪養之妙。尊顏不老。二石遂問老師法名尊
號。老僧答曰。山僧法名蘭如。號古春。二石聞言。忙下禮曰。聞名
久矣。今幸有緣。敢煩老師別鑑。指示前程。蘭如笑而答曰。遠聞
觀三位尊容。使山僧甚是驚異。所以言為何有三位將相叙於
此店。二君日後公侯之相。此位相公日後宰輔之相也。古春仍
嘆曰。當今非亂世。何乃出此將相。日後俱成救亂之人。二石再
三求古春細鑑一鑑。古春遂問二石高姓大名。于公一一道其

姓字古春曰。三君不信吾言。待山僧寫出。他年貴顯。留此字為左券。以神吾術。古春遂寫詩一首。此寫與右亭詩云。

眉如劍柯眼如虹

雲凜身軀體貌豈

耳大相方漢昭烈

鬚長堪比美髯公

時來仗勇誅彘豎

運至惡賊被萬難

觀此儀容誠可畏

後來品爵極尊榮

石亨觀之。心中大喜。曰。老師變之大過。恐某不能到此地也。古春答曰。山僧不謬言。日後自類。又寫一詩。送與石虎。其詩云。

鬚鬚一部茸而帶

猿背熊腰似虎形

萃也全傳

卷一

三

燕頰當年同翼德

虎頭今日類班生

輕舒兩臂真駝亞

獨立雙眸甚猙獰

逢塞他年人畏怯

元戎掌握顯身名

石虎看畢。稱謝不已。古春仍寫一詩。送與于公。其詩云。

巍巍體貌若天神

炯炯雙眸耀朗星

擊開赤手安邦國

如冠正賽陳平

他日收時真萃類

野服丹心世帶英

擊開赤手安邦國

野服丹心世帶英

于公看罷。白重蒙老師獎許。恐學生無有。是日古春答曰。山僧

昔時許公率舖。今日豈肯謬言。日後三君責罰。方知山僧
不妄。微嘆曰。山僧聞人多矣。不意今日得相奇逢於此。又與
者教學。三人見古春三婆。遂問其故。古春曰。山僧嘆息者。奇三
君之教耳。曰。又正談歡之間。只見一瘦僧後生。領着一披髮女
子進店來。後生朗唱一曲。謳音清脆。童子亦吹一曲簫。清韻可
人。子公問後生曰。汝是何方人。姓甚名誰。後生答曰。小人姓蕭。
名韶。原是北方人氏。父親因到南邊教演吹唱。年老欲還家鄉。
不料病故。母親又三年前已死。遺落我兄妹二人。不能還鄉。
次欲賣身葬父。小妹又無倚仗。幾次欲賣妹搬喪。又不知何處。

萃忠全傳

卷一

五

分散。只得趕趁度日。不料於今唐賽兒作亂。米粟甚貴。難以
日。若得達官稍助盤費。我兄妹二人帶得父母靈柩回家。存
感恩非淺。子公見說心中惻然曰。觀汝所言。一點孝心。吾欲助
汝盤纏。奈賽兒作亂。關河阻隔。難以回家。汝能依吾一事。令汝
忠孝兩全。石亨聞言。問曰。子凡如何。令他忠孝兩全。公曰。吾聞
賽兒作亂。昨夜正思欲施一計以除之。今見蕭韶伶俐。又能吹
唱。觀他是孝心之人。此事可托。吾欲授一奇計于蕭韶。令他潛
地投入賽兒營中。使其內中取事。以除一方大害。除了賽兒。就
是盡忠。那時搬喪回去。就是盡孝。即喚于廉取銀伍兩。付與蕭

語曰汝將一手繫子。把父母靈柩。權寄在寺院。或墳塋空地。處吾今授汝一計。必然成功。蕭韶見公惠此火恩。即與於地。蒙達官厚德。使蕭韶赴湯蹈火。亦不敢辭。公曰。吾有一友。姓許。見任滕縣知縣。我修書一封。附一哥計在內。汝與妹子。即投賽兒營中。依計而行。無有不中。公遂修書附計。令蕭韶同妹子前去。蕭韶領了。即辭于公。往別徑取路。到滕縣。呈上于公書計。許知縣見了。暗羨曰。吾友此計果奇。即令蕭韶與妹。投入賽兒營中。行陽施陰奪之謀。用裏應外合之策。許知縣會令傅提兵之軍。殺前寨兒。除此三方失害。實于公指示之謀。其計甚秘。功為

華忠全傳

卷七

葉

許知縣所得。故統以有言。今初出衙門第一功者。即此之謂也。于公即遣蕭韶去後。二石與古春。不知所附何計。各各暗中釋羨。俱皆作別而行。石亨與石彪。往別路來。接見英伯。石岩。石岩一見大喜。曰。吾正思汝二人。今日到此。足慰我懷。因領亨彪來。投見傅提兵。傅提兵見亨彪英勇貌儀。遂留於麾下。後因收妖賊有功。陞亨為鎮撫之職。不幾月。其伯石岩病故。無子。亨遂能其指揮之職。石彪亦有功。遂授提兵之職。且說于公自別古春與石亨叔姪。取路徑到濟南府。來收拾岳父董鏞靈柩。董鏞原中進士。選為翰林康吉士。居位不數月。因勅當道。反被當道

言官劾其越職論事遂降為濟南府府學教授在學三年陞為
永豐縣知縣未及到任病歿董輔為教官時甚得諸生之心雖
上司亦皆敬仰于公因撤喪到彼三司府縣諸生皆有祭賻之
儀公該受者受該卻者卻一惟以禮自處諸生亦皆雅重于公
公即辭諸友衆官撤喪而四拜見父母安葬兵丈已畢諸親友
皆來弔奠事完當有良友高益升吳彬庵吳雄劉貢父等來拉
于公同去看書未知在於何所後篇可見

